

本版关注



38卷中文版《杜威全集》面世 杜威思想研究提升新高度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,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文版《杜威全集》发布会暨“杜威与实用主义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。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董世骏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阮光贤,以及美国杜威研究中心主任Larry Hickman等近50位中外专家出席会议。与会专家学者对《杜威全集》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肯定。孙向晨表示,杜威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思

上世纪50年代初,陈嘉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。作为新中国的近龄人,陈嘉映的成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也无法逃脱历史的潮流裹挟,不仅参加了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,并且来到边远地区内蒙古突泉县永安公社插队,一待就是8年。由于地处边缘地带,业余生活匮乏,只能以书为伴,在这期间,陈嘉映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家的著作,其中包括黑格尔、休谟、孟德斯鸠、亚里士多德等西方著名哲人的著作;除此之外,他还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,其中包括托尔斯泰、歌德、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。陈嘉映说,他的哲学生涯就肇始于插队期间,得益于那个时期阅读的大量书籍。

近日,陈嘉映出版了《何为良好生活》,与其以往哲学著作不同的是,它并不是一部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专著,而是一部有关“我该如何生活”的通俗哲学读本,它比作者以前的任何著作都更加接地气。作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对“我该如何生活”这一问题展开探究。作者认为,所谓良好生活,首要维度是有所作为,所有的德性都是在作为中体现出来的。其中,德性也需要不断学习,以求自我与有德融合,最终实现自身。

陈嘉映

1952年生人,被认为是“中国最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”。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,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。其学术贯通欧陆现象学与英美分析哲学,著有《海德格尔哲学概论》《语言哲学》《哲学·科学·常识》《说理》《价值的理由》等;译有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部哲学著作: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和维特根斯坦的《哲学研究》。

青年学

者杨庆祥最近“犯了众怒”,他在最近出版的《80后,怎么办?》一书中,对一代人的精神和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。近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,他更直言“作为思考者,80后是失败的一代”。杨庆祥的同事、著名作家阎连科也感叹,80后是懦弱的一代,如今已“表现不出任何的反抗”。

在杨庆祥看来,包括他本人在内的80后深陷在小资产阶级的迷梦里,一旦遇到坚硬的社会现实,幻想就会破灭。而在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,“我们只好借助一种浅薄的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来予以‘反抗’,以此逃避对于自我更新和再造社会的责任和义务”。而80后只有“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,超越一己的失败感,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”,才能“厘清自己的阶级,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,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”。

杨庆祥：80后要从小资的梦中醒来

关键词 精神困境 失败的一代 重返历史现场

■受访人:杨庆祥(青年学者)

□采访人:张中江(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)

我没有想要代言80后

□写一代人的难度必然是相当大的,你觉得这中间的困难在哪儿?
■我觉得我这个尝试的难度就在于怎样梳理我作为一个个体80后和作为一个群体的80后之间的对话关系。其实就是我的个人经验、我的个人判断能不能代表这一个群体。很多人肯定会质疑,你凭什么给80后代言? 第一我没有想代言,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结合社会现状作一个陈述,这是我理解这一代人的方式。其实任何一个人文社会学科都必须在“我”和“我们”之间做一个勾连,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难度。

□您在书里也提到了80后的责任意识,能不能理解为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意识?

■有相同之处。80后很大的问题是,他可能会对自己的孩子、父母、妻子负责,但相对来说不太愿意对公共事务负责,或者缺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、热情和正确的方式。不仅仅是普通民众,最糟糕的是,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。

80后,该如何跳出现有困境?

□我注意到你说的,实际上80后在面对社会现实之前还是很滋润的,但是一面对现实就溃败了。你觉得80后应该怎么办才能摆脱这种情况?

■你问的是到底怎么办? 首先强调,我是负责提出问题,不负责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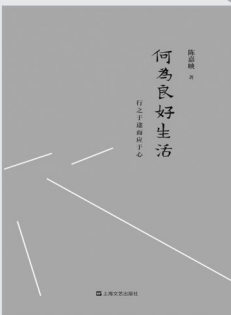
供解决方案。当然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,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努力,如何重新出发? 首先是历史的层面,作为一个思考者或者想在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人,我觉得首先要重新寻找一些历史的、文化的最宝贵的资源,你要寻找更悠远的精神传统,而不是完全着眼于当下。只有了解到更悠远的历史,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下的生活。

其次是文化的层面。这一点特别重要,我觉得对于80后来说应该有一个审美的解放。要从流行的美学里面挣脱出来,真正能够找到那种具有异质性的,能真切表达自己的审美。你要有多元化的选择,这个特别重要。如果你连审美都解放不了,别的就更解放不了了。

还有一点,就是政治上,其实就是社会实践层面,我觉得应该有更多元的社会实践方式。这方面,其实我已经在80后里面看到了一些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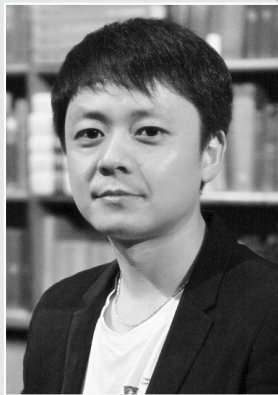
□你说了很多主体性、自我认知或者改变,除了80后自身的这些改变外,您认为从外部环境来说需要哪些相应的改变?

■钱理群教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,提到我的《80后,怎么办》的时候,他说《80后,怎么办》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:就是后毛泽东时代,如何拓展更大的社会空间,让年轻人在更大的空间层面参与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改革。就是说作为政府或者制度的规划者,他们怎样设计出更好的方案,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渠道能够参与、表达、创造,然后实现他们的主体性。



《何为良好生活》陈嘉映著/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版/39.00元

杨庆祥



杨庆祥

80后,文学博士,居北京,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。身在学院,心在四野。沉溺自我,关切社会。以阅读、思考、写作为志业。

最早写先

锋小说的赵柏田,转向历史叙事已经很多年。这些年来,《岩中花树》、《远游书》、《帝国的迷津》、《明朝四季》陆续出版。赵柏田在明、清、民国之间游弋,以作家的敏锐,捕捉历史的空白,构建着自己包罗万象的文学世界。在他看来,“文学和历史都在向对方走去,他们之间会有一个中间地带。这个中间地带是很大的,就是历史写作者腾挪、施展的空间。”

“我不再纠缠于宫廷与官场的腥风血雨,我要写那么一群人,他们隐退到了权力世界的背面,把精神寄寓在器物里。”在新作《南华录》的跋中,作家赵柏田这样写道。他笔下的《南华录》,就如同封面上的繁花一样绚烂,散发着南方特有的潮湿气韵。在那个氤氲旖旎的世界里,“一草一木都带有了太初就有的情意”。

赵柏田：让天地万物交融在你笔下

关键词 南华录 艺文志 伪风雅

■受访人:赵柏田(作家)

□采访人:张中江(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)

“伪风雅”不只是发生在当今社会

□您曾对那个时代下过“古雅静好”的定义,请问您觉得达到那种精神生活,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说需要满足什么条件?

■古雅静好是一种内在的气质。从外部环境来说,首先得是物质比较富足的时代,精神上应该比较自由、宁静。中国在和外来文化碰撞,进入现代性转型后,就不再有这种气息了。

□您书中所写的众多人物,他们在具体的审美趣味上也不尽相同,那么他们的共性在哪里?

■共性就是都在经营自己的生活,都是生活美学的建设者,把艺文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。这是他们最大的共性。

□您在书中也写了名士们品惠泉水的典故,是不是说明那种精神追求到了一定程度,也会有虚假的不好的一面出现?

■那肯定会有。我在写到这部分的时候在副标题用了“伪风雅”。那帮品泉水的人并不是真的懂,没有品出来,但还装作津津有味

想史的发展影响重大,《全集》的出版将杜威思想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约翰·杜威(1859~1952)是美国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,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。杜威一生勤于思索,孜孜不倦,笔耕不辍,著述宏富。1990年,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,出版了37卷本的《杜威全集》。38卷(加索引卷)中文版《杜威全集》以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“杜威全集”为底本,由著名学者刘放桐任主编、复旦大学杜威中心组译,经过近百位专家学者历时11年精心翻译,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杜威全集》(38卷)刘放桐主编/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/3784.00元

陈嘉映：维持我们不坠入自欺欺人的力量

关键词 良好生活 德性 见识 作为

■受访人:陈嘉映(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)

□采访人:张倩(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)

良好生活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

□您认为何为良好生活?

■良好生活首先要从品性、识见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。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,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。所有这些,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。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“成功人士”,实则,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,有的过着良好生活,有的品格低下、灵魂干瘪。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、从容、大度,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,得意张狂,变得更加浅薄低俗。这样的成功人士多了,差不多把成功也带累成了低俗之事。

但在我们这个社会,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? 古人说:有其人,亡其世,虽贤弗行矣。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

气,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。但我们不要一味批评指责,更不要埋怨,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、放纵自己。不管好坏,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,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,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。

有德之人并非都有福

□您认为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?有德之人就有福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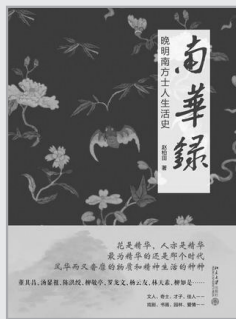
■在相当程度上,德性的确是要带来好生活的,这种带来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手段,但只要生活真正开始,德性越来越多地由于是编织在生活中,使你的生活成其为好生活。如果德性流于生活的外面,总是作为手段在使用,而那就不成其为好生活。由于德性要编织进这种好生活里,但人是有限的,社会是有限的,一切都是有限的,包括生活中的无常,有德之人当然未必能过上好生活,这时有些人选择宁要德性也不过好日子,有些人就在德性上做出了让步。德性的榜样是维持我们在一个普通生活中不堕入自欺欺人的力量。同时我们要更加善于从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看到德性的光辉,去学习。

赵柏田



赵柏田

当代作家,学者。1969年8月生于浙江余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赫德的情人》等,短篇小说集《万镜楼》等,文集《历史碎影》、《岩中花树》、《帝国的迷津》等十余部。



《南华录: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》赵柏田著/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/128.00元

年主要在进行历史写作。您现在对自己的定位,是作家还是历史学者、研究者呢?

■我对自己定位,还是一个作家。一个作家要处理各种题材,但归根结底要面对的是时代和人性。写这些只是我的一个题材,我审视的一个对象。我不是一个学者,或者历史研究者。我比较喜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。福楼拜后期和艾柯的作品,都有一种百科全书的气象。你会感觉这个作家什么都懂,他有勇气把什么东西都纳入笔下。我写的时候,也有这样的想法,希望我的故事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、器物 and 知识。

□那么您觉得作家的历史写作,和历史学者这种带有跨界的写作,会有怎样的不同?

■这种不一样更多是写作者本人的方法、风格上的区别,而不是身份的区别。我这样的写作不用说也是跨界的。但这种界,有时候是作者心里自设的,其实不用搞得那么泾渭分明。一个有大气象的写作者,还是应该让天地万物交融在你笔下。